



## 孟城驛

## 老夫聊发少年狂

——汪曾祺晚年舞姿掠影

□ 金实秋

奏格外快的快四,年纪稍大的或心脏不好的人可能都会乱了阵脚,可是汪老稳健得很,不仅没踩过我一次脚,还有闲暇跟我说话。”

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,汪曾祺也趁着酒兴下了舞池。短短几天里,他先后接待了季红真、叶梦、何培嵩、蒯凤洁的来访和青年作家的拜望闲聊,看望高晓声等老朋友,为湖南湘泉集团题诗……尽管他忙得不亦乐乎,仍忙里偷闲,过了一把瘾。海南作家黄宏说:“我还记得他兴致很高,喝完酒,连跳了两曲舞,舞步很是矫健。他跳完舞,我扶着回宾馆休息。”(见《在海南的汪曾祺:充满童真和欢喜的“老头儿”》)会议期间,汪先生与几位青年作家在茶座聊天,老头儿似乎想起了什么,忽然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:“×××(某作家)跳舞。”众人面面相觑,不知所解。汪先生颇为得意,微微一笑,揭开谜底——胡采。

汪先生最后的舞步定格在1996年底。那年农历腊月廿六晚上,北京新长安大剧团的德国啤酒屋很是热闹,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“在京作家、评论家春节联欢会”在这里举行。汪先生应邀欣然前往。久闻汪先生嗜酒,李硕儒料知啤酒解不了汪老的酒瘾,特别嘱托青年作家龙冬、央珍夫妇和汪先生的得意弟子曾明了陪汪老少喝点茅台。龙冬他们与汪老都很熟谙,知道汪老年事已高,且因病曾有戒酒之举,故没有敢给他喝茅台。龙冬回忆说:“那天我去接他,晚上说要去长安大剧团的地下餐厅,吃西餐、喝啤酒,老头特别开心。喝酒那地儿,旁边恰好是迪斯科舞厅,老头拖着我要去跳迪斯科。他压低声音说,可别告诉你师母,比了个保密的手势,很可爱。我不同意,那是年轻人玩的地儿,不去不去!”

其实,那天晚上汪先生还是跳了舞的。在《岭上白云真名士》一文中,李硕儒披露了相关汪先生跳舞的一段“现场实录”:舞厅里,灯光妙曼,庞大的乐队演奏着一曲又一曲伦巴、探戈、华尔兹……文人多风雅,只要乐曲响起,就蜂拥入舞池。原以为汪老年迈,只有喝酒的兴致,没想到当我遍寻他的身影时,发现他曲曲不落,在舞池中竟是舞姿翩翩。人们兴致越高,舞曲节奏越快,子夜时分,乐队竞奏起快速、气氛热烈的迪斯科舞曲。我已大汗淋漓,

看看灯光闪烁变幻的舞池,只见穿一件白色衬衣的汪老舞得正欢。乐曲停止后,他走到我面前说:舞了一晚,等于做了一次全面体检。我问结果如何,他笑哈哈:“遍体通泰,说明健康无虞。”我上前一揖,凑趣说:“祝您万寿无疆!”他口称“不敢”后,连声大笑,我即刻说:“您越健康,我请的书画越有保障。”他拱拱手:“君子一言。”看看时间是子夜12点半,我嘱龙冬送汪老回家。

可以断言,汪先生确实是跳了舞的,大概是设法躲开了龙冬的“监控”,终于获得了“体检”。

汪曾祺最得意的是他跳迪斯科居然“红”到了美国。1987年9月,汪曾祺应邀至美国参加了著名的“国际写作计划”。在10月20日他给夫人施松卿的信中特地报告——德熙说我在美国很红,可能是巫宁坤的外甥女王渝写信告诉他的。王渝说她写信给巫宁坤,说,“汪曾祺比你精彩!”她说那天舞会,我的迪斯科跳得最好,大家公认。天!

汪先生那种发自内心的、抑制不住的兴奋欣喜溢于言表,一吐为快!当然,汪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,他晓得自己的舞技如何,一个“天”字,直白地表达了他对“跳得最好,大家公认”的意外和感叹。汪曾祺可真是有趣的老头儿,那年,他六十七岁矣!

还有一则关于汪先生的趣闻,那是一次汪朗与几位文友在京一个饭局上闲聊时说的。

说的什么呢?说老头儿饭后参加舞会,跳起来还挺有风度,不愧在西南联大“潇洒”过几年。有时舞场上有几个姿色出众的女性,老头都会心中有数。有一回王干将其中一位请入舞池,在人丛中跳了一圈,回来坐在老头儿身边,老头儿虎着脸说:“你刚才跑那儿去了?”王干笑说:“别看老头儿不动声色,美女,会引起老头儿注意的呢,眼睛的余光瞄着呢!”此说见于苏北的《汪曾祺闲话》,那天的饭局设在北京新东路“沈记靓汤”,时在2013年10月27日,参加者有汪朗、王干、邢春、陈武、崔付建、于一爽、刘涛等人。苏北在文末的几句话别有意味,他说:“这些酒桌闲话,纯粹可以看作掌故、笑谈,不必当真。即使有人信以为真,也只是关于老头儿的雅谑而已。说句最无趣的俗话吧,是老头儿的正能量,更增添老头儿的魅力呢。”

香港作家彦火说:“只有漂亮的女人可入汪老法眼。”这话是不错的。汪老的忘年交徐城北曾感叹地说:“他这一辈子,无论写文章还是与朋友晚辈相处,所行不外让大家愉悦——活着,力求自己潇洒、别人也滋润;去了,则希望留下一些欢娱和秀美。”(《忆汪曾祺》)

汪先生之于跳舞,亦大抵如此也。

的山头渐渐削平了。中餐包了隔壁的公园饭店,自不必说。

时间来到傍晚,四周开始陆续地响起了爆竹声,天色渐渐暗下来,远处的天空已开始燃放烟花,眼看就是万家团圆开年夜饭的时候。这时装箱数量大约接近一半。工厂的铁栅栏门紧闭,门外站有不少职工家属,他们是来接亲人回家团圆的。厂长出来向大家打招呼,连声道歉,并说快了,快了,再过个把小时就好,并言明外贸交期的重要性。

说也奇怪,大约晚上八点钟开始,不要人说,干活的人个个手上都麻利起来,进度明显增加。十点多钟,装箱全部完成,工人大部分散去,有男劳力留下来装车,大约十一点钟,装车完成。在这个霓虹闪烁的夜晚,一辆满载出口牛仔褲的大卡车驶出厂门,直奔上海码头而去。

我们虽错过了那年的年夜饭,但留下了一个永久记忆的除夕夜。我们年轻过,我们打拼过,我们奉献过!

认识诗人乔应庚,一晃十多年了,我们偶有交往,相聚甚欢。在我的眼中,他是一个“飘髯的才子”。这是乔应庚在《我生活在江南》里的诗句:“我的前生/是那个已化于水墨的飘髯的才子。”我觉得“飘髯”这个词用在乔应庚的身上很符合他的特质,他的诗有一股“激情”,有一点“仙气”,有一丝“哲思”。

激情与诗人是一对孪生兄弟,一个缺少激情的诗人,很难表达出丰富的情感。乔应庚时常激情四溢,挥笔作诗,潇洒自如,写下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诗句。

你看,《又见春回》:  
田野早已是草色青青  
油菜也已经头戴金花  
可我仍心寂如死  
或如你所在的戈壁

你回来了  
我的日子才有些温暖  
那鸟的羽翼才与自由有关  
我终于知道了  
春天还能这样的美丽

何须桃红柳绿  
春天只是一种心境  
没有你的陪伴  
我的一生都将冬眠

这首诗,作者敞开心扉,抒发了春天回归的激动心情。春天来了,诗人的日子才有些温暖,没有春天的陪伴,他的一生都将冬眠。春天只是一种感觉,一种心境,他已经做好了迎接春天到来的心理准备。这种心理准备一定是温暖的,否则,即便春天到来,他仍感受不到春暖花开,他的心仍停留在那“戈壁滩”上。诗人见到的不仅是自然界的春天,也是他诗歌创作的春天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,他诗情迸发,徜徉在诗歌的春天里,温暖着他的温暖,快乐着他的快乐。

《跳跳糖》《送行》《高邮湖啊,我愿意》等都是热情洋溢、直抒胸臆的诗篇。

乔应庚不少的诗有那么一点“飘髯的仙气”,与直抒胸臆有着强烈的反差,他把情感隐藏在深不可测的潭底,给人带来的是朦胧的美,发散的美。

“汇入大海/正像我汇入和淹没在人民之中/海面上风平浪静/海底下礁石兀然/哎/一滴水的疼痛如何让大海痉挛”(《以一滴水的身份》)。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,这一滴水代表着什么,它为何疼痛,大海痉挛时是什么样子,如此等等,它似一幅画的留白,让读者去发挥,去想象,去思考,进而勾勒出不同的情境。

再看《擦玻璃》:  
必须讲点艺术  
就像批评一个朋友  
不能过轻,不能过重  
你可以借助外力  
但要记住,不能急  
因为就在此时  
我们可以反省  
这一年,或者再往前  
擦玻璃擦出了思想的火花,擦出

我的老家到外婆娘家,有30多华里的路程。小时候尤其喜欢往舅舅家跑。寒暑假几乎年年都会去舅舅家,过年就更不用提了。正月初二给舅舅拜年的风俗更是忘不掉的记忆……

小时候每年正月初二,我都会受父母之命,从老家独自一人肩背一个藤篓,装上父母准备的几包茶食点心,用半天多时间,从高邮临泽沿着子婴河方向,步行一路向东。经蒋沟,到朱堆,过金桥,越大李,走仲寨,进时堡,穿过无人烟的芦苇荡,再花上两分钱摆渡到沙沟,跨过柴行桥,才到院内长着一棵老石榴树的外婆家。为的就是给外婆及舅舅们拜个年。直到1971年我初中毕业后,离家下放到500里外的江苏连云港,才中断了这个使命。

## 拓展与回归

——读乔应庚诗集《以一滴水的身份》

□ 王三宝

了心灵的感悟,擦出了内心的哲思,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心灵的天空。

诗歌是生活与现实的精神抗衡,是生命经验的语言表达,是日常琐碎与内心思考的相互牵制。诗人的创作达到哲学的高度,诗歌就有了深刻的灵魂。有了哲学的诗歌自成高格,这是很多人难以发现的隐秘。

《水草》:  
渴望如水鸟一样飞翔  
渴望和鱼儿一样畅游  
可河床抓紧我的双脚  
我无法迈步  
只好接受水流的抚爱  
用飞翔的姿势幻想飞翔  
用畅游的造型不停地梦想  
我想连根拔起  
却不知未来的漂流中能否存活  
我羡慕无根的潇洒  
又恐漂泊的虚无  
我该怎么样哦  
才能摆脱如今的孤独  
这首诗表面写水草,实质是写人。水草有鱼儿的陪伴,泥土的滋养,水流的爱抚,这些它熟视无睹,一点儿也体会不到。它不珍惜目前的处境,想改变现状,用飞翔的姿势幻想飞翔,用畅游的造型不停地梦想。它想把自己连根拔起,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,又担心在未来的漂流中能否存活。它犹豫、彷徨,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勇气,最后只能“接受水流的爱抚”。这正是社会上部分人不安于现状,又难以改变现状的矛盾心态的体现。

“一只柔软的犁铧/浅耕我的手/却深耕了我的心”(《握手》)。这首诗虽只有短短的三句,却扣人心弦。它比喻贴切形象,“浅”与“深”用得恰到好处,文字如小溪流进心田,又如春风温暖人心。

乔应庚在《秋风谈》一诗中写道:“当然,谈得最多的还是在风中瑟缩的/莴菜,小米葱/他说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”。诗人与秋风交谈,谈得最多,也是秋风最想听的就是“莴菜,小米葱”。“莴菜,小米葱”是生活中常见的蔬菜和佐料,以此来隐喻生活的日常和日常的生活。

乔应庚的诗来自于他日常的经验与生存的现场,这些经验和现场经过诗人的组合、打磨、渲染、提升、转化,产生诗的意境或意象,与读者已有的知识结构融合,进而产生心灵的共鸣。这就让诗的语言有了撼人的张力和艺术的感染力。

乔应庚的诗无论从感性到理性,从虚到实,或从实到虚,都是在与生活与心灵与周遭的人事进行对话,是生活与心灵的拓展,也是精神世界的回归。

## 给舅舅拜年

□ 吕荣震

时间一晃数十年已过,当我又回到了故乡,尤其是退休后空闲时间有了,感恩的心情浓了,给舅舅拜年的心境又自复燃了。所以,近年来一直坚持逢年必去,逢年必拜。

如今拜年已今非昔比。过去肩背10多斤茶食点心,走30多华里上路,如今省道贯穿两地,一路畅通;过去步行半天之多,如今自驾几十分钟即可到达;过去水沟四面环水,断桥断路,必须乘木船摆渡,才能进入古镇,如今虽仍四面环水,但有桥有路,畅通无阻。

如今71岁的我,仍为81岁的小舅拜年祝福,是甥舅有幸。

许多人都知道汪曾祺是一位知名酒仙,老牌烟民和正宗茶客,殊不知他老先生还是一个资深舞者。1946年在上海致远中学任教时,他就曾多次出入舞厅。小说《星期天》中关于跳舞的一些情景,从侧面反映了汪先生在舞厅的身入和深入,对生活素材的积累与撷取。他的挚友唐湜先生说:“他去过舞厅,可不及在他教书的中学对面的一间北方人开的小面馆坐着来得有趣。”(见《虔诚的纳粹思——读汪曾祺的小说》)可见,那时汪曾祺去舞厅跳舞,既非舞厅的常客,亦非只是一味的跳跳,而是别有一番旨趣及寻求耳。

1989年10月底,安徽《清明》创刊十周年纪念暨征文颁奖大会在合肥召开,汪曾祺应邀参加了此项活动。会议期间,主办方举办了“清明雨联欢晚会”,借用作家南翔的话说:“他不但谈兴浓、舞兴浓,而且烟兴、酒兴皆浓。”(见《无法寄达的情感》)季宁说得就具体些了,他在《回忆汪曾祺先生》中写道:“晚上遇到有舞会,汪老的热情颇高。他跳得并不好,但却跳得极自信,像推土机似的把舞伴推得满场直跑,常常引来周围善意的微笑。”

云南是汪曾祺的第二故乡。1991年4月,汪老参加了在云南玉溪举办的“红塔山笔会”。笔会期间,正逢傣族的泼水节,与会的作家们踩着象脚鼓的鼓点,在泥泞中忘情跳舞,在欢笑中彼此泼水,“被祝福得淋漓尽致”!可惜,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,汪老因崴了脚不能跳舞,只能兴致盎然地观赏这无比热闹、非常欢快的节日气氛;以至此后“但凡听到象脚鼓声,看到载歌载舞的傣族卜冒(傣语男青年)和卜少(傣语女青年),汪老都会眼前一亮,有几次甚至将自己的步伐都调整成舞步一般”;以至他在《觅我游踪五十年》中遗憾地写道:记住:下次再到云南,不要崴脚!

汪先生在浙江也曾留下舞痕。1992年10月,汪曾祺参加了浙江省作家协会举办的“吴越风情小说研讨会”。在一次舞会上,他也兴致勃勃地在舞池一展身手。与会的钱国勃在《追忆汪曾祺》中有一段“剪影”：“汪老的舞德极好,谁请他,他都及时地站起来。其实他根本不会跳,只是在对方的牵引下踩着节奏或走或蹦,慢三慢四他走下来了,快三快四他蹦下来了,乐感很好,节奏也是极准的;心脏也管用,没见他气喘吁吁也没有见他有缺氧的紧张……”“有一次他从舞池下来时,刚好坐在我的旁边。因为灯光幽暗,他凑近我的脸,看了看,说,你怎么这样安静呢?……我不好意思地笑笑,一会儿,我站了起来,说,汪老,那我们也跳一曲吧。因为有了先头的观察,我放心地带着他,这是舞曲

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在大集体的工厂里上班,我的工作单位是当时本市唯一加工外贸出口服装的生产企业。出口创汇是我们的光荣使命。做外贸订单有两条“生命线”,第一是质量,做得不好要索赔,第二是交期,延误了交期轻则承担空仓费,重则空运,费用全部由工厂承担,弄得不好白干还要倒贴。那时候的制衣厂为了赶交期,三天三夜不下“火线”是常有的事。一九九二年春节将近,一张三万条牛仔褲的订单,排在节前交货。由于客方辅材来得不及时,导致机缝工段在除夕前夜加班一个通宵才全部下线,出货前的整理、搭配、装箱全部压在后道车间,按常理春节前这单货是出不去了,但是我们未收到任何延期的指令,所以除夕日还是不敢放假,一边加班,一边向上级公司交涉,争取时间。等来的却是省外贸公司的加急电报:“贵厂某单货物必须于明日上午6:00送抵上海港装箱(集装箱)上船,违者责任自

## 一个难忘的除夕夜

□ 方椿荣

负。”这时全厂干部、职工心情凝重,一边是出口产品的国家信用,一边是万家团圆的节日和极有限的时间。看着车间内如乱稻草般堆放的半成品,毫无头绪。这时厂领导发出最强音:“我们要抓紧干,不能站,办法总比困难多,眼怕手不怕!”经过简单的动员,厂部决策:舍小乐,保大局,抢出货。除了已经上班的后道工人,通知全厂干部立即到岗,并动员了一个已放假的机缝车间的五六十名女工,来厂里突击加班。那时候的职工服从性还是很强的,但也开始有附加经济刺激了,那天凡是参加突击加班的,每人五十元,现发(那时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四百元左右)。经过一番调配,上午九点多钟抢货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,眼看货堆